蜀山劍俠傳/038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蜀山劍俠傳

◀上一回

第三十八回　驀接金牌 四劍俠奉命回武當　齊集廣場 衆兇邪同心敵正教

下一回▶

那辟邪村外有一座小山，山下有一片廣場，地名叫做魏家場。彼時在明末大亂之後，魏家場已成一片瓦礫荒丘，無一戶人家，俱是些無主孤墳，白骨嶙嶙，天陰鬼哭。因此人煙稀少，離城又遠，又僻靜，往往終日不見一個路人走過。峨眉派衆劍仙便議定在這裏迎敵。當即把衆劍俠分爲幾撥：左面一撥是髯仙李元化、風火道人吳元智、醉道人、元元大師四位劍仙，率領諸葛警我、黑孩兒尉遲火、七星手施林、鐵沙彌悟修等分頭迎敵；右邊一撥是哈哈僧元覺大師、頑石大師、素因大師、坎離真人許元通四位劍仙，率領女神童朱文、女空空吳文琪、齊靈雲姊弟分頭迎敵；嵩山少室二老追雲叟白谷逸、矮叟朱梅及苦行頭陀三人指揮全局；白雲大師率領周淳、邱林、張琪兄妹、松鶴二童在觀中留守，必要時出來助戰；玉清大師、萬里飛虹佟元奇二位劍仙率領笑和尚、周輕雲、白俠孫南三人，暗中前去破寺。分配已定，轉眼便過了一夜。

第二日清晨，小弟兄們一個個興高采烈，準備迎敵。到了申初一刻，便陸續照預定方向前去等候。這時，追雲叟又派玄真子的大弟子諸葛警我前往慈雲寺內送信，通知曉月禪師同慈雲寺各派劍仙，申末酉初在魏家場見面。這日天氣非常晦暗，不見日光。到了酉初一刻，各位劍仙俱已分別到齊，站好步位，靜候慈雲寺中人到來。這且不言。

話說曉月禪師接了追雲叟通知後，召集全體人等商量了一陣，便照預定計劃，按時向魏

家場進發。到了申初一刻，又回來了武當派有根禪師、諸葛英、滄浪羽士隨心一、癩道人等四位有名劍仙。法元見他四位果然按時回來，不曾失約，心中大喜。曉月禪師原巴不得爲峨眉派多套上幾個對頭，對於這四位武當派劍仙到來，自是高興。

正在周旋之際，忽然庭心降下一道青光，光斂處，一個紅綃女子走進殿來。法元不認識來人，正待上前相問，那女子已朝有根禪師等四人面前走來，說道：「四位師兄，俺妹子石玉珠，誤信奸人挑撥，幫助妖邪，險些中了妖人暗算。家師半邊大師已通知靈靈師叔。俺奉師叔之命，現有雙龍敕令爲證，請四位師兄急速回山。」說罷，腳微登處，破空而去。來的這個女子，正是女崑崙石玉珠的姊姊縹緲兒石明珠。原來石玉珠在慈雲寺脫險後，迴轉武當山，見了半邊老尼哭訴前情。這半邊老尼是武當派中最厲害的一個，聞言大怒，當下便要帶了石玉珠姊妹二人，找到慈雲寺尋七手夜叉龍飛報仇。恰好她師弟靈靈子來到，便勸半邊老尼道：「如今各派劍仙互相仇殺，循環報復，正無了期，我們何苦插身漩渦之內？慈雲寺這一干人，絕非三仙、二老敵手，何妨等過了十五再說？如果龍飛死在峨眉派手中，自是惡有惡報，劫數當然，也省我們一番手腳；倘或他漏網，再尋他報仇也還不遲。」半邊老尼覺得靈靈子之言甚爲有理，便決定等過十五再說。石玉珠總覺惡氣難消，便把有根禪師、諸葛英、癩道人、滄浪羽士隨心一也在寺中的話說了一遍。靈靈子聞言，甚是有氣，說道：「這四個業障，不知又受何人蠱惑，前去受人利用，真是可惡！」當下便向半邊老尼借用石玉珠姊姊縹緲兒石明珠，叫他們回來。臨行時，將雙龍敕令與她帶去，又囑咐了幾句話。那雙龍敕令本是一塊金牌，當中一道符籙有「敕令」二字，旁邊盤着兩條龍，乃武當派的家法，見牌如同見師一般，對於傳牌人所說的話，決不敢絲毫違背。有根禪師等四人本是受了幾位朋友囑託，又經法元再三懇求，纔來到慈雲寺中。後來見這一班人淫亂胡爲，實在看不下去，非常後悔，住了不多幾日，便借故告辭，說是十五前準到。原打算到了十五這日前來敷衍一陣，不過爲踐前言，本非心願。他四人尚不知石玉珠同龍飛的這段因果，今日忽見縹緲兒石明珠帶了雙龍敕令前來傳達師父法旨，這一驚非同小可。等到朝着雙龍敕令下跪時，石明珠把話說完，便自騰空而去。有根禪師等祇得站起身來，朝着法元道：「貧僧等四人本打算爲師兄盡力，怎奈適纔家師派人傳令，即刻就要回山聽訓，不得不與諸位告辭了。」說罷，不待法元回言，四人同時將腳一登，破空便起。座中惱了龍飛，知道自己已與武當派結下深仇，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開口罵道：「你這干有始無終的匹夫往哪裏走！」手揚處，九子母陰魂劍飛向空中。癩道人在三人後面正待起身，看見龍飛劍光到來，知道厲害，不敢交鋒。口中一聲招呼，袍袖一展，四人身劍合一，電掣一般逃回武當山而去。

龍飛還待追時，曉月禪師連忙勸住，說道：「此等人有他不多，無他不少。現在時辰已

到，何必爭這無謂的閒氣？急速前去辦理正事要緊。」龍飛這纔收回劍光，不去追趕。可是從此與武當派就結下深仇了。曉月禪師又道：「峨眉派下很有能人，我等此番前去，各人須要看清對手。如果自問能力不濟，寧可旁觀，也不可亂動。他等不在觀中等候，必是誘我前去偷襲。我等最好不要理他，以免上當。」說罷，便照預定方略，把衆人分作數隊，同往魏家場而去。知非禪師、天池上人、韋少少、鍾先生四人卻在後面跟隨。

慈雲寺離魏家場祇數十里路，劍光迅速，一會兒便到。他們頭一隊是新疆牦牛嶺火雲洞的赤焰道人、金眼狒狒左清虛、追魂童子蕭泰，同雲南苦竹峽的無髮仙呂元子、披髮狻猊狄銀兒、小火神秦朗，以及南疆留人寨寨主火魯齊、火無量、火修羅和金身羅漢法元等十人。到了魏家場一看，山前有一片荒地同青　、黃桷樹林，四面俱是墳頭，全無一戶人家，也不見一個行人。天氣陰沉得好似要下雨的神氣。這座土山並不甚高，有兩團畝許方圓的雲氣停在半山腰中，相隔有數十丈遠近，待昇不昇的樣子。祇是看不出敵人在哪裏，疑心峨眉派還未到來。正待前進時，曉月禪師、陰陽叟率領第二隊的鐵鐘道人、七手夜叉龍飛、俞德、通臂神猿鹿清、病維摩朱洪、三眼紅蜺薛蟒、百花女蘇蓮、九尾天狐柳燕娘等均已到來。見了這般情狀，連忙止住衆人，吩咐不要前進，急速將全體人等分成三面展開。正待說話，陰陽叟哈哈笑道：「我祇道峨眉派是怎樣的能人，卻原來弄些障眼法兒騙人。我等乃是上賓，前來赴約，怎麼還像大姑娘一般藏着不見人呢？」說罷，將手一搓，朝着那兩堆白雲正要放出劍光。倏地眼前一閃，現出兩個老頭兒：一個穿得極爲破爛，看他年紀有六七十歲光景；一個身高不滿四尺，生得矮小單瘦，穿了一件破舊單袍，卻是非常潔淨。這兩個老頭雖然不稱俗眼，可是在慈雲寺這一班人眼中，卻早看出是一身仙風道骨，不由便起了一種又恨又怕的心意。那陰陽叟估量這兩個老頭便是名馳宇內的嵩山少室二老追雲叟白谷逸和矮叟朱梅。他雖未曾見過，今日一見，也覺話不虛傳。便退到一旁，由追雲叟與曉月禪師去開談判。

祇聽追雲叟說道：「老禪師，你同峨眉派昔日本有同門之誼。那五臺、華山兩派，何等兇惡奸邪，橫行不法，齊道友受了令師長眉真人法旨，勤修外功，剷盡妖邪。你道行深厚，無拘無束，何苦插身異端胡作非爲呢？你的意思我原也知道，你無非以爲混元祖師死後，五臺派失了重心，無人領袖，你打算借目前各派爭鬥機會，將他們號召攏來創成一派，使這一干妖孽奉你爲開山祖師，異日遇機再同齊道友爲難，以消昔日不能承繼道統之恨。是與不是？以玄真子之高明，勝過你何止十倍，他都自問根行不如齊道友，退隱東海。你想倒行逆施，以邪侵正，豈非大錯？依我之見，不如趁早迴轉仙山，免貽後悔，等到把那百年功行付於一旦，悔之晚矣！」曉月禪師聞言大怒，冷笑一聲，說道：「昔日長眉真人爲教主時，何等寬大爲懷。自從齊漱溟承繼道統以來，專一縱容門下弟

子，仗勢欺人，殺戮異己。又加上有幾個助紂爲虐的小人，倚仗本領高強，哪把異派中人放在眼裏。如今已動各派公忿，都與峨眉派勢不兩立。貧僧並不想做甚麼首領，不過應人之約，前來湊個熱鬧。今日之事，強存弱亡，各憑平生所學，一見高低。誰是誰非，暫時也談不到，亦非空言可了。不過兩方程度不齊，難以分別勝負。莫如請二位撤去霧陣，請諸位道友現身出來，按照雙方功夫深淺，分別一較短長。二位以爲如何？」追雲叟笑道：「禪師既然執迷不悟，一切聽命就是。」矮叟朱梅便對追雲叟道：「既然如此，我等就無需客氣了。」說罷，把手朝後一撳，半山上左右兩旁，十六位劍仙現身出來。二老將身一晃，也回到山上。

話說那火雲洞三位洞主同南疆留人寨三位寨主，原來是貴州野人山長狄洞哈哈老祖的徒弟，曉月禪師是他等六人的師兄。起初曉月禪師接着許飛娘請柬，知道三仙、二老厲害，本不敢輕易嘗試。後來又想起五臺派門下甚多，何不趁此機會號召攏來，別創一派，一洗當年之恥？因爲覺得人單勢孤，便到貴州野人山長狄洞去請他師父哈哈老祖相助。誰知哈哈老祖因走火入魔，身體下半截被火燒焦，不能動轉，要三十年後纔能修煉還原。曉月便把這六個師弟約來，另外還請了些幫手相助。他知道長眉真人遺留的石匣飛劍，是他致命一傷。卻偏偏無意中在黃山紫金瀧中，將斷玉鉤得到手中。此鉤能敵石匣飛劍，因而有恃無恐。適纔同二老說話時，赤焰道人不知二老的厲害，見二老語含譏諷，幾番要上前動手，俱被曉月禪師使眼色止住。及至二老迴轉山頭，曉月禪師便問衆人：「哪位願與敵人先見高低？」當下留人寨三位寨主同赤焰道人口稱願往。曉月禪師再三囑咐小心在意。四人領命，纔行不到數步，對面山頭已經飛下兩個道人、一個和尚、一個尼姑。來者正是醉道人、髯仙李元化、元覺禪師、素因大師四位劍仙。原來追雲叟同曉月禪師見面後，知道曉月禪師心虛，願意一個對一個。正待派人出戰，忽見敵人那邊出來四個奇形怪狀的妖人，便問哪位道友願見頭陣。醉道人、髯仙李元化、元覺禪師、素因大師同稱願往。說罷，一同飛身下山。那赤焰道人頭戴束髮金冠，身穿一件烈火道袍，赤足穿了一雙麻鞋，身高六尺，面似硃砂，尖嘴凹鼻，兔耳鷹腮，腰佩雙劍，背上還掛着藍色的葫蘆。火氏兄弟三人，頭上各紮了一個尺來長的大紅包頭，身穿一件大紅半截衣服，也是赤腳，各穿一雙麻鞋，身高丈許，藍面朱脣，兩個獠牙外露，腰中各佩一口苗刀。他三人俱是一個模樣，一個打扮，形狀兇惡已極。四位劍仙見敵人打扮異樣，知道南疆寨中人多會妖術邪法，愈加小心在意。

赤焰道人見了敵人，不待搭話，用手一拍劍囊，便有一道藍光飛將出去。醉道人正在前面，連忙放出劍光迎敵。火氏弟兄也各把苗刀飛起空中，又是三道藍光，直朝髯仙等三人頭上落下。髯仙李元化、元覺禪師、素因大師三位劍仙更不怠慢，各將自己劍光迎敵。

戰場上二青二白四道劍光敵住四道藍光，在空中上下飛舞。不多時候，藍光漸漸不能支持。赤焰道人見不能取勝，心中焦急，拔開腰中葫蘆蓋，唸唸有詞，由葫蘆內飛出數十丈烈焰，直朝四位劍仙燒去。素因大師哈哈大笑道：「妖術邪法，也敢前來賣弄！」用手朝着空中劍光一指，運用全神，道一聲：「疾！」她那道白光立時化成無數劍光，將赤焰逼住，不得前進。元覺禪師見這般景況，忽地收回劍光，身劍合一，電也似一般快，直朝赤焰道人身旁飛下。赤焰道人見烈火無功，十分焦急。正待施展別的妖法時，忽見一道白光從空飛下，知道不好，想逃已來不及，「哎呀」一聲未喊出口，業已屍橫就地。火氏兄弟見赤焰道人身死，大喫一驚，精神一分，三道藍光無形中減少若干光芒。看看難以抵抗，恰好自己陣中又飛出數十根紅線，將髯仙等劍仙敵住，纔能轉危爲安。火氏弟兄見添了幫手，重又打起精神，指揮刀光拼命迎敵。元覺禪師斬了赤焰道人，正待飛回助戰，敵人陣上，鐵鐘道人見赤焰道人身死，心中大怒，飛身上前，放出一道青光，與元覺禪師戰在一處。金身羅漢法元、小火神秦朗見火氏弟兄情勢危急，雙雙飛到陣前，各將劍光放起。端的金身羅漢劍術非比尋常，峨眉三位劍仙的劍光堪堪覺着喫力。那元覺禪師會戰鐵鐘道人，本是勢均力敵。三眼紅蜺薛蟒見自己這邊添了三個幫手，敵人陣上仍是適纔那四個人，看出便宜，也將劍光飛出，同鐵鐘道人雙戰元覺禪師。元覺禪師一人獨戰兩個異派劍仙，雖不妨事，也很費手腳。雙方拼命支持，又戰了一會兒工夫。

那曉月禪師深知自己這邊人程度很不齊，願意同峨眉派單打獨鬥，以免藝業低能的人喫虧，本不願大家齊上。誰知慈雲寺來的這一干人打錯了主意。先自恃自己這邊人多，峨眉派那邊尚不見動靜。後來又見法元、秦朗、火氏弟兄聲威越盛，峨眉派的劍光又漸漸支持不住，便想以多爲勝，趁敵人不防，去佔一個便宜，先殺死幾個與赤焰道人報仇再說。大家不約而同地相互使了一個眼色，各人同時連人帶劍飛向戰場。頭一個便是七手夜叉龍飛，他後面跟着俞德、披髮狻猊狄銀兒、百花女蘇蓮、九尾天狐柳燕娘、通臂神猿鹿清、病維摩朱洪。這七人剛剛飛到戰場，忽聽對面山頭上十數聲斷喝道：「無恥妖人，休要以多爲勝！」接着電一般疾，飛下十來條劍光。登時戰場上更加熱鬧起來，除了醉道人、髯仙李元化、素因大師仍戰火氏弟兄，元覺禪師仍戰鐵鐘道人外，峨眉派這邊風火道人吳元智接戰小火神秦朗，元元大師接戰金身羅漢法元，黑孩兒尉遲火接戰九尾天狐柳燕娘，女空空吳文琪接戰百花女蘇蓮，諸葛警我接戰病維摩朱洪，坎離真人許元通接戰俞德，鐵沙彌悟修接戰通臂神猿鹿清，女神童朱文接戰三眼紅蜺薛蟒，頑石大師接戰七手夜叉龍飛，七星手施林接戰披髮狻猊狄銀兒。一共是十三對二十六人，數十道金、紅、青、白、藍色光華，在這暮靄蒼茫的天空中龍蛇飛舞，殺了個難解難分。

曉月禪師見敵人陣上忽然出來許多能人，情知中了誘敵之計，業已無可挽回，便要請陰

陰叟、知非禪師等出去與二老見一個勝負。知非禪師推說尚未到出去時候。陰陽叟卻祇把一雙色眼不住向幾個年輕的峨眉派劍仙身上注意，曉月禪師同他說話，好似不曾聽見。這幾個人正在商議之間，戰場上業已起了變化。原來追雲叟因要看敵人虛實，早按預定計劃，讓敵人先上，好量力派人迎敵，以免小輩劍仙喫虧。及至見龍飛等一擁而來，知道再若遲延，場上四位劍仙難免喫虧，當下便派了十來位劍仙分頭迎敵。又悄悄對矮叟朱梅囑咐了幾句。朱梅聞言，隱身自去，這且不言。

話說女神童朱文迎敵薛蟒，飛身到了他的面前，且不動手，一聲嬌叱道：「無知業障，你可認得俺麼？」薛蟒住在黃山，知道朱文是餐霞大師得意門徒，不敢怠慢，急忙收回與元覺禪師對敵的劍光，向朱文頭上飛去。朱文哈哈笑道：「鼠子不要害怕，你家姑娘決不暗算於你。」說罷，便將劍光放起，與薛蟒的劍光鬥在一起。薛蟒的劍光原本不弱，怎奈朱文自服肉芝後，功行精進，又加上新近得了幾樣法寶，本領越加高強。她見敵人厲害，難以取勝，左手搖處，又將餐霞大師所賜的虹霓劍飛起空中。薛蟒本自力怯，忽見一道紅光飛將過來，知道不好，忙喊：「師姊饒命！」朱文早先在黃山原常和他在一處玩耍，因爲他心術險惡，又因他陷害他師兄苦孩兒司徒平，纔不去理他。如今見他口稱饒命，不禁動了惻隱之心，急忙收回劍光時，劍光早已掃着薛蟒的臉，將他左眼刺瞎，連左額削下，血流如注。還算朱文收得快，不然早一命嗚呼了。這時薛蟒空中的劍光已被朱文的劍光壓迫得光芒漸失。朱文喝道：「看在你師兄面上，饒你不死，急速收劍逃命去吧！」薛蟒僥倖得逃活命，哪敢還言，急忙負痛收回劍光，逃往黃山去了。

朱文戰敗薛蟒，便往中央戰場上飛來，正趕上通臂神猿鹿清、披髮狻猊狄銀兒與峨眉派的七星手施林、鐵沙彌悟修對敵，四人五道劍光正殺了個難解難分。不曾料到朱文從後面飛來，劍光過處，狄銀兒屍橫就地。鹿清見狄銀兒已死，稍微疏神，便被鐵沙彌悟修的雙劍一絞，把劍光絞斷。鹿清知道不好，纔待抽身逃走，正遇朱文一劍飛來，攔腰斬爲兩段。

火氏弟兄三人會戰髯仙李元化、醉道人、素因大師，本顯喫力，又被劍光逼住，急切間施展不得妖法。再加上施林、朱文、悟修三個生力軍，不由心慌意亂，一眨眼的工夫，火修羅被素因大師一劍斬爲兩段。素因大師道：「二位前輩與三位道友，除卻這兩個妖人，待我去助頑石大師一臂之力。」說罷，飛身往頑石大師這邊，助她會戰龍飛。不提。

火魯齊、火無量見兄弟慘死，又急又痛，一個不留神，火魯齊被醉道人連肩帶頭削去半邊，死於就地。火無量被髯仙、朱文、悟修三人的劍光一絞，將他的藍光絞爲兩截。還

算他見機得早，沒有步他兩個兄弟的後塵，施展妖法，一溜火光逃回南疆去了。

百花女蘇蓮會戰女空空吳文琪，如何能是對手，祇一會兒工夫，便被吳文琪破了劍光，死於就地。九尾天狐柳燕娘會戰黑孩兒尉遲火，剛剛打了一個平手。忽然百花女蘇蓮慘死，女空空吳文琪朝着自己飛來，知道不好，不敢戀戰，急忙從空中收回劍光，身劍合一，逃命去了。

這時龍飛戰頑石大師，施展了九子母陰魂劍。頑石大師眼看支持不住，正在危險之際，恰好齊氏姊弟趕來，纔得抵擋一陣。原來金蟬在山頭上幾次想要上前助戰，都被姊姊靈雲攔住。他見頑石大師情勢危險，靈雲正在一心觀戰之際，倏地運動鴛鴦霹靂劍飛下山來。靈雲怕他有失，祇得隨他上前，雙雙幫助頑石大師三戰龍飛。龍飛的九子母陰魂劍一出手，便是一青八白九道光華，非常厲害。忽見敵人添了兩個幫手，一時性起，便將二十四口九子母陰魂劍同時放將出來，共是二百一十六道劍光飛舞空中，滿天綠火，鬼氣森森，將靈雲姊弟、頑石大師包圍在內。正在緊急之間，素因大師、髯仙李元化、醉道人先後趕到，他們三人纔得轉危爲安，努力支持。這且不言。

話說朱文戰勝之後，便打算跟隨醉道人等加入頑石大師這面，同戰龍飛。正待起身，忽地前面漆黑，接着便有一縷溫香，從鼻端襲來，使人欲醉，登時覺得周身綿軟，動轉不得，連飛劍也無從施展。正在驚異之間，忽見一道五彩光華從自己胸前透出，登時大放光明，把一個月黑星昏的戰場，照得清清楚楚。戰場上各派劍光仍在拼命相持。又見離自己不遠，站定兩個老頭兒，手舞足蹈，又像比拳，又似在那裏口角。一個正是自己新認的師父矮叟朱梅。那一個生得龐眉皓首，鶴髮童顏，是男不男、女不女的打扮。猛想起適纔曾有五彩光華從自己身上出來，破了妖法。便往身上去摸，正摸着矮叟朱梅給她的那一面天遁銅鏡。自從那日到手後，從未有機會用過，今日無意中倒救了自己。便從懷中將鏡取出，出手有五彩光華照徹天地。她便往矮叟朱梅這邊走來，打算看看他同那人說些甚麼。正往前走，矮叟朱梅忽地喝道：「朱文休得前進！快將天遁鏡去救各位道友脫險。這個妖人由我對付。」朱文聞言，猛回首一看，把她嚇了一跳，祇見滿天綠火、劍光、紅線、金光如萬道龍蛇，在空中飛舞不住。敵人那邊又飛出幾條匹練似的青光白光，直往劍光層上穿去。還未到達，小山頭上也飛下兩三道匹練般的金光，將白光敵住。朱文知道頑石大師那邊勢弱，不敢怠慢，一手執着天遁銅鏡，向龍飛那邊飛去。作書的一支筆難寫兩家話，且待下回分解。